

临高文史



4

1988.1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临高县委员会
“临高文史”编辑委员会编

目 录

1988年 10 月

临高毗耶山散记	陈汉恩 文 召 (1)
临高第一次“土客之争”	黄元辑 (9)
临高第二次“土客之争”	颜步孔 (18)
林那门、吴那日团伙的骚乱与覆灭	杰 仙 (21)
群众集资办学今昔谈	王中柱 (32)
记王纲老校长集资办学的事迹	王铁中 (40)
叶显恩的科研活动及其成果	王中柱 (50)
抗日战争时期陈镇亚先生的二三事	谢文端 方龙锦 (56)
赖武祥先生的一家	颜步孔 王 贞 (59)
爱祖国爱家乡是我一生的心愿	杨超文 (62)
解放前华侨在我县开办实业公司的 情况简介	黄元辑 (68)

记黄化民和临城一支球队…………… — 帆 (71)

林俊撰联故事一则…………… 刘尚德 (74)

临高县历代科举人物表 (一) ……………

…………… 黄元辑 整理 (76)

临高县出外求学人士表 (二) ……………

…………… 王乘乾 (81)

临高毗耶山散记

编委会组稿 陈汉恩 文召执笔

从临城西，沿县城到美良和县城到东英公路中间的那条逐步升坡而笔直的公路，约走三、四公里，便到了毗耶山主峰秃头岭北麓。往西行四、五百米，就到毗耶山的西行岭。从西行岭向东，依次是高山岭和秃头岭；从西行岭向东南，依次是小山岭、磨盘岭、斑鸠岭。毗耶山的六岭，崛起雄踞于辽阔平野之上，挺拔突兀，故古人有“崛起平原地脉浮”，“矗矗参天接海涯”之咏；群岭中有“两湖一池”（平镜湖、喻昂湖、斑鸠池），水永不涸，世称稀奇。毗耶山，西北遥扼北部湾，是天造地设的自然屏障，东南居高临下，可眺望方圆几十里内的村镇和田野，因而它向来是兵家必争的险隘要地。解放战争时期，韩先楚将军就曾亲临毗耶山脚的村庄，指挥解放海南岛的战斗。毗耶山，有西汉时印度婆罗门教的毗耶大师来到此山刻立的“毗耶梵文石碑”，有汉代青州人王氏迁居此山而产生的“毗耶灵石”，有隋朝在此山东麓建毗善县城的一千三百

八十年前的遗址，有宋代胡诌到此山巡游和此山中僧和靖迁居偃耳松林岭修炼成仙而赐号“南天岷慈父”的名胜，有元朝文学家范梈写的《高山毗耶大神祷雨有应记》，有明代本县人王佐的毗耶山诗文，有清朝浙江人氏潘士贤的《嵩高维岳》的匾额，有现代著名诗人田汉的毗耶山诗等，可供游览者，比比皆是。因而毗耶山成了临高县的古迹胜地和八景之首。关于毗耶山的命名，至今有四种传说：一是由“毗耶灵石”而得名，二是由“毗耶梵文石碑”而得名，三是由盛产“毗耶虫”而得名（《王佐外纪》），四是“山顶有虫状，似天蛇，俚人呼为毗耶”（《太平寰宇记》）。现在，毗耶山已被辟为自然保护区和旅游区。1987年8月底，我们《临高文史》编委同人，重游了毗耶山六岭，谨将耳闻目睹关于毗耶山之掌故传说及其胜迹记之于下：

一、西行岭

西行岭，在毗耶山的最西端，顶很平坦。它有古炮台遗址和正在设计兴建的“望海楼”选址。站在古炮台上，往下俯看，峭壁高达百余米，使人顿生“山上似云天，山下如深渊”之感；纵目远望，临高角、新盈港、儋县排铺港的周围的良田沃野及其广阔海域盛景，尽收眼底，使人顿觉心旷神怡，胸襟舒畅。所以，我国著名诗人田汉，于

1962年5月到西行岭和 高山岭游览时，即兴写下了“披襟一任好风吹，古寺无人草满墀。北部湾头云物诡，临高角上浪花驰……”的诗句。将来，若望海楼在古炮台上建成，届时登楼揽胜，海光山色相映成趣，快何如之？

二、高山岭

高山岭，在西行岭之东，秃头岭之西，是毗耶山的第二高峰，约海拔168米。岭顶建有“高山毗耶大神”寺庙。据县志二十四卷载，“毗耶神记始于汉，迨元延祐甲寅邑祷早有应，立庙纪功，后封为显应候。明洪武三年取勘记典神祇，知县王绩请入祀典，赐今封。以岁八月十六日祭，履任新官必放鸡神前啼否，以验灾祥。故王桐乡外纪有诗云：世泰免烦祈毒蚤，吏循原不属灵鸡。”高山岭，因有高山寺庙而闻名，故乡人都把毗耶山称为“高山岭”（以岭名代山名）。寺庙前，有“平镜湖”，从古至今湖水都没有干涸过；同时湖水清静见底，湖面平静似明镜，故今有“平镜湖”之美称，古有“寒潭荡漾明如镜”之吟咏（清拔贡临高人王尚锦诗）。寺庙里没有王祈的佛象和神位，神龛刻写着清人潘士贤题的对联：横匾是“嵩高维岳”四字，左右联是“宰我邦者为好官，是海是山同泽福；谓彼政者能廉吏，一草一木尽甘棠”。相传汉建武二年，青州人王氏，迁家到毗耶山下的东春村居住，生

有二子，长子叫王祈，次子叫王律。有一天王祈、王律跟同村人王居杰到山上打猎，因走累了就坐在一块大石头上边休息。刚好王祈坐在那块大石的裂口里，突然“轰隆”一声巨响，王祈被巨石“吞吃”了。王居杰着了慌，抡起手中砍刀，猛砍了巨石三刀，但也无法救出王祈。不久，王祈在石中说道：“我是毗耶大神隐居在这里啦！只要你们用三种牲品三年来祀我一次，就可以保佑大家平安”。后来，王律、王居杰同乡亲们也都按王祈的话去做了，结果全村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丁口繁衍，百姓平安。从此当地官民就把这块巨石尊为“毗耶灵石”，把王祈称为“毗耶大神”，把山岭叫做“毗耶山”，连县名也赐为“毗善县”。寺庙后面墙里，有一窝蜜蜂。高山岭上景象实在迷人：庙上烟香常飘绕，庙前平湖似镜明；庙中鼓声冬冬响，庙后蜜蜂嗡嗡鸣；人忙抽签卜凶吉，蜂传采花酿蜜情。此景此情，真使人感到有如置身于蓬莱仙境，超然物外，羽化而登仙。只要你走进庙中坐下，寺庙的管理人，就会主动向你讲起“毗耶灵石”、“蜂群显灵”、“梵文石碑”、“不涸山湖”、“登高吃白牛肉”等神奇而美妙的传说故事。这些故事，我们将专门收集到《临高县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风物传说》里发表，这里不再详述。

三、秃头岭

秃头岭，在高山岭的东面，是毗耶山的主峰，海拔191米。解放后建造的钢筋水泥结构的五条地道，就在这里。

“毗耶灵石”于秃头岭的山坳处。但有两种不同的传说处所：一是认为“毗耶灵石”在岭南端，信此说者，现正在岭南一堆大石刻立“毗耶灵山”的纪念字碑；一是认为“毗耶灵石”在岭北麓，但在部队凿建地道爆破土方时炸掉了，并建议在此旧址仿造：“毗耶灵石”的原型，以恢复灵石的历史原貌并与“毗耶石洞”相对应。

秃头岭东南端，有个“喻昂湖”，因它形状很象一只大肚子大叫“喻昂”声的青蛙，故得此名。“喻昂湖”和“平镜湖”一样，都有两个同样的传说：一是相传古代此地有过火山爆发，两个火山口就自然形成了这两个山上平湖。因火山口通地心，地下水压力大，火山口受压力也大，故两湖的地下水位高，两湖的水就永远不会干涸了。一是相传“高山毗耶大神”养有两窝神蜂：一窝马蜂，一窝蜜蜂。它们都可以化作“神雨神水”偷偷落到湖里去，故两湖的水，虽久旱而不涸；当战乱时，神蜂就化作“天兵天将”，去征服匪敌。

“喻昂湖”南边，现有自来水塔和电视差转台塔。铁

塔高六、七十米，建于1983——1984年间。现在功率仅是能转播二个频道的转播台。

秃头岭北面山脚下，有几幢瓦房，那是原驻军的营房，现改为临高县自然保护区办公室和住房。

四、小山岭

小山岭，位于高山岭的正南面，因岭矮小而得名。据传，先汉来临高的印度人毗耶大师，汉代的王祈及其祖先，宋靖康丙午年（1126年），迁居到儋耳松林岭修炼成仙而赐名为“南天寂慈父”的临高人僧和靖（见儋州县志），都住在此岭下的东春村。此村，今已不见遗址在何处。据王纲先生说过：毗耶梵文石碑，解放后，曾有一位考古专家从北京专程来到临高，他曾陪同那位专家，到毗耶山去考察，在山上找到一块很象在中央博物馆资料所记载的“毗耶梵文石碑”。但因年代湮远，碑文已被苔藓掩盖而字迹不清了。有一位当地老文人建议，用牛粪涂在石碑文上，晒干后用火烧，再用刷子刷去灰烬，梵文自然显出，就好拓印了。可是那位专家则认为，此法不妥，因石碑一被火烧，就容易断裂，不利于保存。因此，他只用了毛刷擦去苔藓，就拓印一幅字迹模糊的碑文回北京去了。现今，这块“毗耶梵文石碑”原立何岭，今藏何处，已无人知晓了。真是可惜！

五、磨盘岭

磨盘岭，在秃头岭的西南面，于“毗耶灵石”的西边。因该岭有两层圆形平顶山体所构成，下大上小，很象一个磨谷子的磨盘子，故当地人叫它“磨盘岭”。在“毗耶灵石”的东南边和磨盘岭的东南角上，建有驻军的炮兵营地，有炮车房，有住房。这是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高山岭部队把磨盘岭削平一小半作地基而建设起来的。近年来，部队撤走了，营房空闲着，于是现在又改建了以种植柑桔为主的小农场。这里林荫蔽日，灌木丛生，也是建设一个山上动物园或植物园的理想场所。

六、斑鸠岭

斑鸠岭，又叫南社岭。因岭上有了仅能盛二、三斤水的小石池，但不管斑鸠来吃多少水，此池的水也不少不涸；同时此岭盛产斑鸠鸟，故得此岭名。这里，过去山上多斑鸠，近年来因捕鸟者多，斑鸠已濒临绝种之境。今天小石池尚存，但斑鸠已无几了。现今的小石池中的水仍不溢不涸，能亲目睹者，都叹为观止，诚为罕见之奇迹！

总而言之，毗耶山上的六岭，原也是野兔、黄猿、蟒

蛇、斑鸠、鸚鵡等飞禽走兽的乐园，也是石榴、黄金娘、龙骨树、野兰花等热带作物的盛产地。而今，它们都已到了面临绝种的境地。可见，临高县委、县政府在山上建立自然保护区和旅游区的决定，是很正确的，是很得民心顺应民意的。毗耶山上很多古老而世代相传生动优美的传说故事，正是临高县人民悠久文明历史的见证。临高人民将在现代两个文明建设中，把毗耶山建设得更加文明美丽！

临高第一次“土客之争”

黄元 辑

“土客之争”是清咸丰、光绪年间广东省发生一桩重大的政治事件。此事件分前后两阶段：第一阶段从清咸丰四年（1854年）至同治五年（1866年），在开平、恩平、鹤山、阳春、高明、新兴、新宁（今台山县）等县的客民与土民之争，长达十三年之久；第二阶段从清光绪四年（1878年）至光绪十三年（1887年），遣散来儋、临、澄三县交界居住的开平、恩平等县的客民，又与当地人民不和，聚众作乱，长达九年之久。总计前后二十二年的“土客之争”，扰乱区域达十个县份，有几百万人遭灾难，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不可估计，社会动荡不安。人们至今，忆起往事，心有余悸。笔者参考旧志各书，特将此事起因以及临高土客之争经过，整理成文，以供读者研阅。

清雍正十年（1732年），粤督鄂尔达招募惠州、潮州二府的贫苦客家人到开平、鹤山一带开荒。很多的客家农民沿着开平、鹤山、恩平、新宁（今台山）山区租种

土人地主的土地和开垦官荒。

咸丰四年（1854年），广东李文茂，陈开等响应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在广州、佛山起义；开平县张江、鹤山冯滚仔也率队起义，攻打开平县城——苍城。他们到客家人居住地方征收军粮，客家人不给，冯滚仔部下便将客家财主高三的幼子杀掉，此事引起武举马从龙（客家人）愤怒，立即召集开平、鹤山、恩平、阳春、高明、新兴等六个县的客家财主绅士，在鹤山县云开乡大田开会，组织客家财主武装，借镇压红巾军起义为名起事。并呈报粤督叶名琛，得到叶的支持，他们先攻打靠近水井的土人，红巾军派队伍迎击，被客家财主武装击败。初时，“土客之争”主要表现为客家地主武装与红巾军之间的矛盾，不到半年，红巾军起义失败。于是，“土客之争”转化为土客地主阶级之间的冲突。几个县土客接触的地方，都相继发生了冲突。有时战斗非常激烈、残酷，双方伤亡惨重。同治五年（1866年）五月，广东巡抚蒋益澧遣副将徐文秀，攻入鹤山县云开乡，消灭了客家财主武装主力，余党乞降。清政府决定将二万多客家人西迁；有一万八千多人迁到高、雷、廉、琼诸州；从是年九月至十一月，三次遣散开平、恩平客家人四千余名到琼州儋、临、澄边界地区（注一）。每人发给光银四两作为安家费。客家人在开平、恩平等县居住了一百三十余年，他们有祖宗坟墓，田园庐舍，实在不愿意迁移。但是，命令一下，不

走不行。客家人大部分迁走后，清政府将他们的田地、房产变卖，作为赔偿给土人财主武装。这样，使客家人心中愤恨，埋下了复仇的种子，为日后聚众作乱的根源。

客家人在儋、临、澄边界住下之后，表面上平静十余年无事，但那仇恨的念头，未能消释。一方面，他们与当地人民语言不通，习俗各异；另一方面，在开平、恩平那边的祖宗基业，已经化为乌有，怀念不已。而清政府把客家人当作罪人一般遣散来琼州安置，春去秋来，日复一日，那潜在的反抗意识，便与日俱增。

清光绪四年（戊寅、1878年）夏，客家人谢彤封、符世扬、许中发聚众作乱（注二），儋县人称为“新客之乱”（注三）。他们纠集了数千客家武装（很多从高、廉诸州逃来），肆扰于兰洋、南丰、博文、加来、浪波及儋县之那大、田表、洛基等市。当他们率队攻到临高县波莲乡冰廉村附近，遭到了乡民的抵抗，他们才退回儋县。儋县绅士卓凤举、临高绅士王士魁等稟请雷琼道刘镇楚、琼州知府余培轩、转稟两广总督刘坤一，刘总督派郑镇军绍忠、何镇军××，带领大队官兵来围剿；临高县的富户们捐款招募民勇九百名，分守临高各区。在官兵与民勇配合下，把客家武装一直赶到兰洋番区岭上，最后将他们的主力击溃，为首分子谢彤封等数人，都被捕获斩首。余众分别安插归农，派兵送回高州、廉州安置。清政府为了防范客家人再度作乱，在临高县设二个团局，绅士林承茂、郑国

光、黄流光、薛扬勋、王正枢等在县城设总局；李恒春，杨元珍、王士经、符兆炳、钱大观等在和舍市设“土客永安局”，盘查来往客人。这样平安无事过了六、七年。至光绪九年（1883年），零星的客家武装，死灰复燃，他们行动飘忽，出没无常，时常骚扰乡村。恰巧，清光绪十年至十一年，中法战争突发，海防吃紧，清政府飭主力巡视海防地区，因此，客家武装乘势在儋县四方山、田表、洛基、临高的兰洋、九紫坡等地活动，骚乱愈来愈大。白天，他们伪装在田头干农活，晚上即四出骚乱、抢劫。光绪十一年七月，客家为首分子黄招保，林乾华倡头作乱，他俩带领武装数十人，公然冲入和舍永安局，威胁官兵们，同年八月中秋夜，到那白市（即博厚市）、龙波市骚扰、抢劫，后来在澄临交界土村地方活动。清政府雷琼道王之春派右营管带提督张拔萃，左营管带王礼等带队进剿，官兵一至，他们即化整为零，不敢妄动。如此平静约月余。九月间，雷琼道王之春暂时外调，琼州知府谦贵代理职务。黄招保等趁官府接防的机会，又率众在临、澄交界地方大肆活动。知府谦贵派遣毅字左营右哨周副将××，别驾邱仁洵，带领官兵，计划在儋、临、澄三县交界地方会合，准备进剿。是年十月廿六日，官兵开到临高县城。廿九日，临高知县佛光，随同官兵开到和舍市，当地绅士符明筠，客家籍绅士蓝成茂等，密约澄迈县绅士王敬修，各带民勇五百名，定于十一月初三日，一同到和舍

集齐。由于澄迈知县杨某没有来，临高知县佛光沿途被乡民纷纷拦路控诉黄招保等残害地方的情况，佛光心中烦恼，顾虑重重，认为队伍人多心杂，没有一个统一指挥，进剿没有把握，就在十一月初四日，藉故回县城去，周副将、邱别驾也带领官兵撤退，那些被临时招来的民勇，都是乌合之众，也同样各自散去。黄招保、林乾芳见到官兵畏缩，不战自退，胆子更大起来。十一月廿三日，他俩召集了客家武装三千余人，在九紫坡联盟、拜会，祭旗起事，廿四日，他们把队伍开到澄临交界的西峰地方。居住在儋县境的温河清也带客家武装二千余人来会合。一时声势喧赫，地方震动。廿七日，他们窜到枫树，十二月初一攻陷金江市，初四日到达瑞溪；澄迈全境，风声鹤唳，人人皆危。消息惊动了两广总督张之洞，连忙电飭陈参将荣辉，率队协同雷琼道王之春的部属毅字右营管带张拔萃，左营管带王礼等督队进发；驻扎琼州的刘镇军××，知府谦贵派营务处蒋金生、饶志等在澄迈的金江、瑞溪、西峰、岭仑、临高的和舍、九紫坡等处，大队官兵分数路围攻，客家武装死伤很多，总督张之洞又委侯补道方观察长华，统领琼军开到临高，参加中法战役的冯子材也派官兵来协助作战，并命令临高绅士黄流光等在县城扩大总局，大办团练，捐输接济兵饷，准备开通黎境十字大道，临高划分十五处分局（注四），守卫要害地区，不准客家武装逃窜，光绪十二年二月，黄招保、林乾华等看到大兵

压境，寡不敌众，便率领党羽数百人投诚。经雷琼道王之春在石城（今廉江县）行辕提讯，将魁首林乾华、柯锦生、吴秀、江九、刘亚申、李亚善等就地处决，其余分别在高州分散安置，至于黄招保及温河清，在未渡海之前，畏罪潜逃，不久，也被方观察派弁捕获，解送冯子材大营，斩首示众。一时轰动数县的客家武装暴动，至此土崩瓦解。可是，地方上还有很多余党骚扰，社会动荡不安，到了光绪十三年（1887年），临高知县聂缉庆、协同西路营务处徐庚陞等官军，日夜追剿，地方才渐平息下来。

“土客之争”，1925年双方争端再起。人们在回顾历史，无不痛恨我国封建宗族思想过于根深蒂固，每因一些小小争端，便酿成村众械斗，甚至造成这宗历史上长达三十年之久的“土客之争”。引起“土客之争”的肇祸原因，人们都在谴责恩平县武举人马从龙轻举妄动、意气用事，不听杨乙的劝告（注五）。其次，清政府处理失当，在遣送客家人往各州县时，不应该把他们的房屋财产一概没收，作为赔偿土人财主费用，致使客家人积下怨恨，为他日作乱祸根。今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像这样大规模的“土客之争”，不会再重演了。可是，由于旧中国有着长达二千余年之久的封建社会的历史，它的残余思想，还占踞在某些落后的人们的头脑里，一旦风吹草动，地方处理失当，还会造成一些村众纠纷甚至发展成宗派械斗。亲